

張陵與陵井之傳說

[法]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

內容提要 陵井是一口具有神秘傳說的鹽井。據說張陵是借助十二玉女、即當地的陰神、同時又是十二時辰神的幫助才占出鹽水之所在的。張陵後來施計，避開了這些玉女要做他妻子的要求。當以神力開井後，他把玉女關在裏面，使她們變成陵井的守護神。張陵的名字往往使人想起天師道的始祖，陵井的傳說提示我們注意他與四川悠久文化的關係。可以說，在成為後來天師道的祖師之前，張陵先當了四川悠久文化開山祖師系脈的繼承者。

一提到張陵這個名字，大家首先想到的應該是東漢時期天師道的起源。儘管大家對於道教的起源仍然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具有群體組織的道教，其儀式系統、道士階層、道治組織以及宇宙論和鬼神世界的架構，基本上都是來自早期的天師道。

然而，張陵在四川傳佈道教的歷史背景和主要意義，到目前為止，仍然令人難以理解。最早記載張陵生平的是《神仙傳》。根據這本書的記載，張陵是漢代一名具有神奇法術的仙人，也是一名醫者和煉丹的方士。在四川，他擁有眾多的弟子和信徒，並和許多“名勝古跡”有所關聯。因此，張陵在四川地區最早大概是被視為一名地方上的仙人或聖人而受到尊敬。

這一次的演講主題，我選擇了傳說中有關張陵與陵井這口鹽井的

故事，這也是大家較少注意的課題。我要強調的是，這個傳說基本上是脫胎於四川當地的神話、宗教和民族文化。簡單來說，我想請大家暫時不要因為後來天師道的發展而將張陵當做是早期道教的創始者，這樣子，我們比較能夠了解當時張陵在他信徒心目中的地位。

從一些地理志的材料上，我們知道，陵井和陵州（也就是現在成都南方 80 公里處的仁壽縣）都是由張陵的名字而來。根據地方傳說，張陵是以占卜的方法發現這口鹽井。綜合一些零散的材料來看，張陵開發這口鹽井的過程中，事實上還獲得了十二玉女、土地陰神以及十二辰神的幫助。十二玉女曾經請求嫁給張陵為妻，卻被張陵以詭計回絕。當張陵以神奇的手法開啓了鹽井之後，他甚至驅使十二玉女進入井內，使她們成為那口鹽井的守護神。

這則簡單的故事，使我們聯想到古代四川創始神話中的一些主題，這些主題包括：卜地（以占卜決定地點）、改造土地的自然面貌、創造地方資源，以及降服地方神祇。接下來，我想首先討論道教文獻中有關這個傳說的資料。其次，再看看現存地方志中有關陵井的最早記載。最後，我想試着討論一下這些材料中所具有的主要的神話母題。這或許能證明我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也就是說：張陵在具有天師道創始者的身分之前，其實主要被視為是四川地區古老文化的傳承者。

一、傳 說

首先，讓我們歸納一下張陵生平事跡的幾個要點。我所根據的材料是大約在公元 4 世紀初由葛洪編纂的《神仙傳》，^① 在現存

^① 收載中華書局 1961 本《太平廣記》卷 8，頁 55—58；暨道藏本《雲笈七籤》卷 109，頁 19a—21a。

的有關張陵的傳記資料中，這是年代最早的。

根據《神仙傳》，張道陵（後來又稱之為張陵）是沛國人（也就是現在的安徽北部一帶的人士）。他原本是“太學書生，博通五經”。不過，到了晚年，他便改學“長生之道”。

接着，葛洪告訴我們，張道陵曾獲得“黃帝九鼎丹法”。在這裏，值得附帶一提的是，葛洪自己也非常熱衷於煉丹和尋找長生不老藥。總之，根據《黃帝九鼎神丹經》的記載，^① 黃帝曾利用這個丹法而得以升天成仙。^② 但是，當張陵想要“合丹”時，他發現所使用的藥物都非常昂貴，而他的家境又很貧窮。根據葛洪的自傳來看，葛洪本身也遭遇同樣的處境。

最後，他以宗教首領的身份前往四川碰運氣。在入蜀之前，張陵似乎已經擁有許多弟子了，他們一起隨着張陵前往四川的鶴鳴山定居。鶴鳴山又叫鶴鳴山，位於成都西南邊的大邑縣。據說，張陵就是在這裏著作二十四篇道書或是完成一部共分二十四篇、有關“二十四治”的道教經典。至於“鶴鳴”是不是就是其中的一個“治”，我們無法知道。四川的王家祐先生（他是個考古學家，也是一位道士）曾認為，這些被稱之為“道書”（或者稱之為“符”或“秘文”）的文書，原本是羌人和巴人的巫師經典，張陵來到這個已有深厚宗教傳統的地區之後，便採用了他們的經典，並加以系統化。^③

張陵也從事“精思煉志”的修道工夫。曾有一群天人乘坐着由龍虎所駕的金車自天而降，授予他修道的方法。在這群天人當中，便有“柱下史”，也就是老子。他們授予張陵“新出正一盟威之道”。

獲得了這項“盟約”之後，張陵開始能替人治病，他的信徒也快

① 參考道藏本《黃帝九鼎神丹經訣》。

②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4，頁65。

③ 王家祐《張陵五斗米道與西南民族》，收入《道教論稿》（成都：巴蜀書社，1987），頁154。

速增加。張陵於是設立祭酒，並且規定所有弟子都必須輪流貢獻所需的米、絹、器具、紙筆、樵薪和雜物等。他還帶領眾人“修復道路”，凡是“不修復者”都會得病。凡是生病的人，張陵都令他們寫下自己生平所犯的種種罪過。這份“罪狀”寫好之後便投入水中。而張陵“與神明共盟約”，命令他的弟子發誓終身不再犯法。

張陵因而獲得了許多財物，可以用來買藥“合丹”。當丹藥合成之後，張陵只吃了半劑，因為他還不想立刻升天。據說，張陵在這個階段已具有一些神奇的道法，例如能“分形作數十人”，同時在各個地方出現。根據葛洪的說法，張陵治病的方法基本上是採用“玄素”之法（也就是“玄女”和“素女”的房中術），^①而“行氣服食”則是遵從“仙法”。他的弟子大多能修煉這些道法而可以延年益壽，但其中只有王長和趙昇兩名弟子可以獲得“九鼎”丹法的真傳。趙昇是後來才從東方抵達四川的一名弟子，通過張陵的“七試”之後，張陵才將《黃帝九鼎神丹經》傳授給他。

葛洪《神仙傳·張道陵傳》的後半段便在描述“七試”的過程。最後一試是令趙昇自雲臺山絕巖之處的石壁上取仙桃。雲臺山位於四川北部。^②這一幕也成為中國藝術和文學常常描繪和歌詠的主題。總而言之，張陵用來試驗弟子的七項“價值標準”分別是：（一）在逆境中能不屈不撓；（二）貞節；（三）廉節，不取他人財物；（四）無所畏懼；（五）能平靜而溫和的接受別人不正當的侵害；（六）慈悲、行善；（七）無條件的信仰和忠順。

在故事的結尾，張陵和趙昇、王長一同在白日升天而去。葛洪認為當張陵已服用半劑丹藥之後，雖然不曾直接升天而去，但“已成地仙”。他設下“七試”是爲了度化趙昇。

① 參閱《抱朴子》卷6。

② 雲臺山，在現在的閬中西北部大約20公里處的嘉陵江上。

相對之下，這份最早的傳記資料，倒還不曾因後來的歷史發展而將張陵擺在天師道的系譜上。事實上，“七試”所透露出來的一些價值觀念，和天師道王國的道德誠律並不符合。有一些觀念甚至可以說是受到佛教的影響。另一方面，《神仙傳》的《張道陵傳》也沒有提到四川地方傳統的許多特點，而這些特點到後來都被納入發展成熟的有關張陵的神仙傳記之中。

接着，讓我們來看看在發展得比較成熟的、綜合性的張陵仙傳中，有關陵井的一段插曲。這種形式與內容都已經相當成熟的張陵仙傳，在趙道一的《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18 中，可以找到很好的例證。這部書的序文寫於 1294 年，成書年代大約晚於葛洪的《神仙傳》一千年左右。這部書將有關陵井的傳說彙集在一起。^① 原文寫着：

一日，〔張陵〕領弟子（王長和趙昇）遙見陽山白氣屬天，謂長、昇曰：“彼處必有妖怪，當往除之。”遂至其地，值十二神女於山前，姿態妖艷。因詰其由，神女答曰：“妾等實土地陰靈也。”真人遂問：“鹹泉何在？”神女曰：“前有大湫，毒龍處之。”^②真人以法召之不出，遂書一符，化為金翅鳳，向湫上盤旋。毒龍驚懼，捨湫而走。出，其湫即竭。遂得鹹泉，煎之成鹽。金翅鳳泊於南山之上，後人呼為鳳凰臺，^③鳥雀至今不敢棲其上。

十二神女各捧一玉環來獻，曰：“妾等願事箕帚。”真人受

① 道藏本《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18，頁 17b - 19a。

② 根據《輿地廣記》（歐陽忞撰，成書於公元 1111—1118 年；臺北：文海，1962 本）卷 30，頁 6a。這條毒龍是住在井裏，原文寫道：“陵井，東漢張道陵所開，有毒龍藏井中，及鹽神十二玉女為祟。天師以道力驅出毒龍，禁玉女於井下，然後人獲鹹泉之利。”

③ 《輿地紀勝》（王象之撰，大約 1221 年；中華 1992 本）卷 150，頁 9b，注明這個故事見於《張真人內傳》。

其環，以手揖之，十二環合而為一，謂曰：“吾投此環於井中，能得之者，應吾夙命也。”神女聞語，競解衣而入，爭取玉環。真人遂掩之，盟曰：“令作井神，勿得復出，免為生人之患。”

真人方治鹹泉，有一獵者至，真人戒其好殺，因授以煮鹽之法。其井深五百四十尺，闊一丈。日得鹹泉四十餘函，其利甚博。

真人遂指西北山上曰：“此處可以築城。”又指城南下曰：“此處川嶽相朝，可建福庭。”後人感真人之言，因而立祠，至今崇奉，祈禱不絕。

真人領昇、長往閩中居。一日，思神之際，謂二子曰：“吾向取神女衣，深慮神女復取之，出為人害。”遂再詣其所，取衣藏於高峰石室中，敕地神守護，即焰陽洞也。

焰陽洞是陵井這個地方的主要特色，等一下我會再做進一步的介紹。《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中有關鹽井的故事情節，後來幾乎原封不動的被收入《漢天師世家》中有關張道陵的傳記。書的序文寫於1376年，由張正常等人所編，主要在於說明歷代張天師的傳承系譜。^① 值得一提的是，《漢天師世家》中有關陵井的記載，在情節上也有和其他文獻不同的地方。例如，在《漢天師世家》中，毒龍離開之後，大湫便立刻枯竭，天師於是用劍插入大湫乾涸的湖床之下，因而形成一口鹽井。百姓因此興建了“天師廟”以答謝他的恩澤，而這座廟又叫做“清河府君祠”。

在進一步討論一些晚出的、零碎的陵井故事之前，我想先介紹下一份最早的、關於陵井傳說的詳細記載，這是我無意中在杜光庭的《道教靈驗記》中發現的。這本書完成於公元905—933年，關

^① 道藏本《漢天師世家》卷2，頁4b—5a。

於陵井，這本書寫着：^①

陵州天師井。本傳云：天師經行山中，有十二玉女來謁天師，願奉箕帚。天師知其地下陰神也，謂之曰：“汝等何以為獻？將觀汝心厚薄，選而納焉。”玉女各持一玉環，徑皆數寸。天師曰：“所獻一般，不可併納。吾化此十二環，令作一環，投之入地，有得之者，即納之焉。”遂合十二環為一大環，徑餘一尺，投於池中（按：池應改為地），^② 隨即深陷，已成井矣。玉女皆脫衣入井，以探玉環，竟不能得。天師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至今只在井內。

今陵州鹽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大石，方及鹹水。每年一度，淘洗其中，須歌唱誼聒，^③ 然後入井，不然，必見玉女裸居井中，見者多所不利。井既深不可數，入或縋索斷損、皮囊墜落，唯於天師〔像〕前，炷香良久，玉女自與掛之，依舊不失。

緊接着，《道教靈驗記》記載了一則唐代時期張陵在陵州這個地方顯靈的故事。杜光庭應該是想利用這個顯靈故事來證明他對於這口井的神異起源的記載是真實的。同時，晚唐時期張陵廣受崇拜的情形以及他的形像，也可以從這個故事得到見證。這則顯靈故事的原文是這樣寫着：

頃年，井屬東川，有張常侍^④ 主其鹽務，^⑤ 於事稍怠，鹽課不登，欠數千斤。交替之後，糜留填納，未得解去。替人素亦崇道，因與虔告天師云：“張填所欠之鹽，家資已盡，空此留滯，益

① 道藏本《道教靈驗記》卷 8，頁 4b—6a；又收載《雲笈七籤》卷 119，頁 3a—4b。

② “池”，《雲笈七籤》寫作“地”。

③ “誼”，《雲笈七籤》寫作“喧”。

④ 據《雲笈七籤》改，《道教靈驗記》的本子誤作“張填”。

⑤ 據《雲笈七籤》改，《道教靈驗記》的本子“鹽”寫作“監”。

恐困窮。於三五日內，願借神力，增加所出，為其填納。”與張俱拜，祈訴懇切。自是，每日所煎水數四十五函如常，而鹽數羨益，^① 五六日內填之，課足。此後，一如舊數，無復增減矣。

十二玉女，戊、亥（也就是十二地支中的第十一和第十二）二人在天，唯十人在井。所煎鹽，至戊、亥二時（分別是晚上七點到九點、晚上九點到十一點）亦歇。

天師初以茲地荒梗，無人安居，山川亦貧，不可耕植，化鹽井以救窮民。民聚居井傍，戶口日衆，遂置州統之。以天師名，故曰陵州。天師誓曰：“我所化井，以養貧民。若官奪其利，千年外，井當陷矣。”今諸井皆有天師、玉女之像焉。

除了這則故事以外，《道教靈驗記》在其他地方還記載了相當多有關於這些神像在陵州顯靈和被崇拜的故事，^② 並同時指出張陵還跟這個地區的其他鹽井有所關聯。^③ 剛剛我曾說過，我會多談一些陵井的另一個特色，也就是焰陽洞，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些相關的傳說。根據剛剛提到的《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的記載，張天師就是將玉女的衣服藏在焰陽洞裏。其實，這個地方也有鹽泉，只是被人遺忘，直到公元十世紀才被人重新發現。

在唐代的後半期和前蜀的早期，這口井（陵井）的鹽產量銳減，甚至完全停產。^④ 從公元八世紀中期到九世紀初，陵州的戶口數量也大量減少，幾乎減少了百分之九十。^⑤ 我們可以推想出許多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舉例來說，在安祿山之亂以後，由於政治、

① “羨益”，《雲笈七籤》寫作“羨溢”。

② 同上，卷 8，頁 6a；卷 8，頁 7b；卷 8，頁 10a；卷 15，頁 6b。

③ 同上，卷 8，頁 3b—4b，“蜀州天師井驗”。

④ 常璩著《華陽國志》（大約公元 350 年），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1987）頁 141，注釋 19。

⑤ 根據《元和郡縣圖志》卷 33，頁 861，開元年間（713—741）陵州有 17,955 戶，到了元和年間（806—820）卻只剩 1,985 戶，而鄉數 47 則不變。

社會動亂，戶口的登記變得很不確實。結果，早先以每戶所分配的土地數量為基準的直接徵稅制度因而崩潰，政府只好更加依賴專賣稅的收入，而最重要的專賣稅就是鹽稅。^① 剛剛我們所引述的《道教靈驗記》中，有關唐末張陵在陵井顯靈的故事也指出，在那個時期，鹽井的開發完全由政府掌握，政府也絕不容許虧欠或延期繳納固定的稅額。天師誓言所說的“我所化井，以養貧民。若官奪其利，千年外，井當陷矣”，應該是根據當時實際的情況而說的，因為，鹽的專賣制度就是由漢代政府開始實施的。但是，就像剛剛所提到的，大約在一千年之後，鹽井果然枯竭，這使得天師的誓言聽起來像是個預言似的。

有一些宋代的材料強調，這口鹽井在“僞蜀”時期曾經完全停產。^② 可是，下面這一則有關焰陽洞的故事卻指出，天師井事實上是在前蜀時期重新開啓，而重開天師井這個事件似乎也強化了王建在蜀的統治地位和政權的合法性。有關焰陽洞這個地方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和它的歷史，也是由杜光庭記錄下來的，不過，這一次，他是記在完成於公元 921—933 年的《錄異記》裏。^③ 他寫着：

焰陽洞，古老相傳在陵州陽山之上，從來隱蔽，人莫知處。乾德三年辛巳正月十六日癸卯（也就是公元 921 年 2 月 26 日），^④ 井監使保義軍使太保馬全章，中夜夢一人紫衣束帶、巍冠古服、狀若道流，揖之俱行，至崖壁所，告之曰：“此焰陽洞也，閉塞多年，能開發護持，可以福利邦國。”又指其地近開小徑，曰（案：原文作“亦”，《蜀中名勝記》引作“曰”，據改。）：“可

① 見 Denis C. Twitchett, “The salt commissioners after An Lu-shan’s rebellion,” *Asia Major* n. s. 4.1 (1954): 60—89.

② 《輿地紀勝》卷 150, 頁 10a.

③ 道藏本《錄異記》卷 6, 頁 7b—9a.

④ 正月十六日是重要的祭祀的日子。

斷之，勿使常人踐踏。”言訖而去。及旦，全章往尋其所，果見土勢微陷，以杖導之，深不可測。即命本軍節級侯廣之勾當人夫廝掘，漸獲蹤由，相次開掘，見三重石門。

緊接着，從卷六第八頁右半邊開始一直到第九頁右半邊，主要在描述洞內各個石室的大小和格局，以及在石室中發現的許多遺物，其中包括：石雕、石床以及一座石竈。^① 最後，這則故事的結尾寫着：

從洞門向東，一直至鹽井面，相去四十一丈八尺。洞門面正東。

全章召得當井監天師院^② 主內大德道士費省真顧問，〔費省真〕云：“天師院見有元和年（也就是公元 806—820 年）刺史李正卿著《天師聖德碑》云……”

有關這則故事的結尾，我們暫時說到費省真這裏，剩下的部分，等一下再做討論。在這裏，我想先提醒大家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提出來討論的每一件仙傳的材料，事實上都參考了另一份年代更早的文獻而寫成。以《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來說，故事的內容便有一部分是根據《張真人內傳》；《道教靈驗記》則引用了《本傳》的材料，而剛剛所提到的《錄異記》則引用了碑文的內容。而這些被引用的文獻本身，也各自根據其他傳統的材料寫成。前面兩種“官方的”或“內部的”傳記資料（也就是《張真人內傳》和《本傳》，它們也有可能就是同一本書），其確切的年代非常難以斷定。但是，關於碑文，我們就有比較多的資料了。關於這一點，接下來，討論第

① 關於仙人在洞裏活動遺跡的研究，比如將經典攤放在石床上讀誦、石竈用來煉丹等，詳見 F. Verellen, “The Beyond Within: Grotto - heavens (*dongtian* 洞天) in Taoist ritual and cosmology,” *Cahiers d' Extrême - Asie* 8(1995): 116—17.

② 天師院就是天師廟，在宋代又叫做至道觀；詳見《輿地廣記》卷 30，頁 6a 及《輿地紀勝》卷 150，頁 6a。

二種類型的材料，也就是“方志”的材料時，我會再做說明。

二、地方材料：碑文與方志

《天師聖德碑》

《天師聖德碑》的碑文是李正卿寫的，首先引用這篇碑文的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杜光庭的《錄異記》，而杜光庭只晚李正卿一個輩份。接着，北宋初期的文獻又再次提到這篇碑文，只是碑的名稱被寫做《天師廟碑》或《天師靈廟碑》。^① 雖然碑文的全文現在似乎已經失傳了，但杜光庭所記載的故事仍保留了部分的内容。透過杜光庭同時代的人，也就是天師院的“主內大德”費省真的敘述，我們知道碑文寫着：

張天師以東漢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 197 年），自沛遊蜀。占乾為（案：“乾為”，《蜀中名勝記》引作“犍為”）分野，^② 見陽山氣象，指為門弟子曰：“此山直下有鹹泉焉。”

這篇碑文所提到的一些情節，比《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所記載的還要詳細，而且還早了將近五百年。然而，我們能將這則傳說形成的年代再往前推多少年呢？地理志的材料告訴我們，現在的仁壽縣，最初叫做陵州，是在西魏時期（也就是公元 535—556 年）或是在北周時期（也就是公元 557—581 年）設立，而這個地方在漢代

① 詳見《輿地紀勝》卷 50，頁 14b 及卷 150，頁 11b。關於這塊碑，明代的《蜀中名勝記》引述王象之（公元 1196 年進士）的《碑目》說：“元和十五年知陵州李正卿撰文，咸通十五年邱沖書。”詳見《蜀中名勝記》（公元 1618 年）；曹學佺編、劉知漸纂（重慶：重慶出版社，1984）卷 8，頁 118。王象之《輿地紀勝》的部分內容，尤其是其中關於碑文的部分，曾單獨成書為《輿地碑記》，《碑目》可能就是這本書。

② 張道陵曾根據天體的不同區域劃分天師道的二十四治，詳見 F. Verellen, *Du Guangting*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1989), p. 117。

叫做武陽縣，屬於犍爲郡的管轄範圍（也就是成都以南、宜賓以北的地區）。接下來，讓我們仔細地看看這些地理志的材料。不過，我們將只挑其中年代較早的，而且有材料可以來做補充說明的五種地理志。

《元和郡縣圖志》

《元和郡縣圖志》是關於唐代版圖的地理志，由宰相李吉甫在公元 814 年寫成，年代比《天師廟碑》早了幾年。關於陵井，這本書寫着：^①

晉孝武帝太元中（也就是公元 376—396 年），益州刺史毛璩置西域戍以防鹽井，周閔帝元年（也就是公元 557 年）又於此置陵州，^② 因陵井以為名。陵井者，本沛國張道陵所開，故以“陵”為號。晉（孝武帝）太元中，刺史毛璩乃於東西兩山築城，置主將防衛之。

後廢陵井，更開狼毒井，今之煮井是也，居人承舊名，猶曰陵井，其實非也。^③

在我看來，這段記載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告訴我們，在公元四世紀的時候，在這個地方已經有一口陵井了，而且，政府認為這口井具有非常高的經濟價值，因此還設立城堡，派兵防衛。這份材料還指出，陵州確實由陵井而得名，而二者都是以張陵的名字命名。事實上，在我所看過的材料中，幾乎都有同樣的說法，只有一條材料不這麼說。即使是後來到了宋代，官方仍然很清楚的知道名字的由來，因為，當他們在公元 1110 年將陵井改為“仙井”時，便明白指

① 《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1983 本）卷 33，頁 861—62。

② 根據《隋志》，則是在西魏時期（535—556）；同樣的記載見《太平寰宇記》卷 85，頁 2b。

③ 《太平寰宇記》卷 85，頁 3a 說：“陵井本狼毒井，今（也就是公元 980 年）名陵井。”

出是爲了避張陵的名諱。文獻記載着：

皇朝不欲斥天師名，故改陵井為仙井。^①

《元和郡縣圖志》接着便描述這口井和這個地方的景觀。這口井“縱廣三十丈，深八十餘丈”，可說相當大，很像是當地自古以來便著名的“陂池”。《元和郡縣圖志》緊接着說，益部有許多鹽井，但以陵州最大。

至於引出鹹水的方法，這部書所說的“大牛皮囊”，在我們前面引用過的《道教靈驗記》的故事裏也曾經提到過。這個方法就是以大牛皮囊盛水，然後將水囊引出井中，這件工作非常辛苦，往往利用刑徒來做。我在這篇文章中附有一張漢代的圖畫，這是成都近郊出土的漢墓畫像磚的一張拓片。從這張拓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四個人正站在一座兩層的平臺上從事這種引水的工作。引出的水經由竹管注入一排大鍋中以便蒸鹽。另外兩個人則背著重擔，可能是背著木柴或是蒸出來的鹽。^② 在平臺下則可以看見皮囊。從這幅漢代的圖畫，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當時是用轆轤將水囊從井裏牽引上來。另一份唐代的文獻，也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討論的《郡國志》，則提到祭祀井中玉女的傳統，很明顯的，文獻中所提到的“排車樂”的作用，便是用來幫助工人同心協力以克服工作的艱苦。^③

現在，我們可以知道陵井的具體形像，並且知道了許多構成“聖地”的其他面貌，像陽山、焰陽洞和天師碑都是其中之一。除此

① 見《輿地廣記》卷 30，頁 6a 及《陵井監圖經》（《蜀中名勝記》卷 8，頁 118 引）。

② 詳見高文編《四川漢代畫像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圖 12—13。高文相信，這個圖像所描寫的可能是古代的一口天然瓦斯的氯化井。

③ 見《太平寰宇記》卷 85，頁 3a 暨曹學佺（1574—1648）編《蜀中廣記》卷 66，頁 6a 引。不過，二書所引的文字內容略有差異。這段文字似乎有所脫誤，很難解讀，在此特別感謝林富士博士提供我關於文字校訂上的意見。《輿地紀勝》卷 150，頁 6b 記載唱車山這座山的名字由來時也說：在鹽井附近，因“以其山近鹹井，聞推車唱歌之聲為名。今鹽井推轆轤皆唱為號令。”

之外，還有一座或是兩座祠廟。《元和郡縣圖志》便提到說：“中有祠，蓋井神。”而另一種文獻則說：“有玉女祠，今（宋代）號靈真夫人。”^① 另外，《元和郡縣圖志》還記載說：“張道陵祠，在縣西南百步。陵開鑿鹽井，人得其利，故為立祠。”我想這座張道陵祠應該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天師院或天師廟。最後，還有一座在焰陽洞前面的蓬萊閣，^② 以及一塊題有“艷陽仙洞”^③ 四個字的艷陽洞石碑（“艷陽”也就是“焰陽”）。^④

《陵州圖經》

《陵州圖經》是陵州地方政府的官方文書，現在已失傳，但其年代可斷定為唐代，也就是公元第八到第十世紀。接下來我們要看的一段零散材料便提到西元 697 年這個年代。這條材料被收入宋朝初年（也就是西元十世紀末）的文獻之中，^⑤ 原文寫着：

陵州鹽井，後漢仙者沛國張道陵之所開鑿。周迴四丈，深五百四十尺。置竈煮鹽，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

〔武則天〕萬歲通天二年（也就是公元 697 年），右補闕郭文簡^⑥ 奏賣水。一日一夜，得四十五萬貫。^⑦ 百姓貪其利，人

① 《輿地廣記》卷 30，頁 6a。

② 《輿地紀勝》卷 150，頁 6a；祝穆（大約公元 1246 年）《方輿勝覽》（上海：上海古籍，1991 本，據宋本重印）卷 53，頁 12b—13a；《蜀中名勝記》卷 8，頁 120。

③ 《輿地紀勝》卷 150，頁 14a。

④ 《輿地紀勝》卷 150，頁 6a。

⑤ 見《太平廣記》卷 399，頁 3206—7。《太平寰宇記》和《輿地紀勝》也引《陵州圖經》。詳見下文，暨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上海：中華，1962），頁 704。

⑥ 見林寶《元和姓纂》（成書於公元 806—820 年）卷 10，頁 30a。

⑦ 《輿地紀勝》頁 150，頁 10a 寫作“四十五函半”。

用失業。

井上又有玉女廟。古老傳云：此十二玉女，嘗與張道陵指地開井，遂奉以為神。

又俗稱井底有靈，不得以火投及穢汙。曾有汲水，誤以火墜，即吼沸湧，煙氣衝上，濺泥漂石，甚為可畏。^①

或云：泉脈通東海，時有敗船木浮出。

《郡國志》

唐代以“郡國志”為名的書有兩部，而兩者都已經散失。以下所提到的一些零散的材料，最早是在北宋時期被人引用。^②其中包括：（一）祭祀玉女及役人的“排車樂”；（二）玉女無夫，除非每年獻給她們一個少年，否則井水就會枯竭；（三）陵井又叫狼毒井，有毒龍藏於井中，並有鹽神十二玉女作祟。張天師驅出毒龍，然後將玉女囚禁在井中，使後人可以獲得鹹泉之利；（四）北周平蜀之後，宇文貴擔任益州總管。^③當他聽說了有關玉女的傳說之後，便親自作媒，將玉女嫁給西山山神。當時，成都西山有蟒蛇為害，每年必須以一名童女獻祭，否則便會為害人間。

《太平寰宇記》

《太平寰宇記》是樂史寫的，大約在公元 980 年成書。^④這本

① 關於這個問題，另見《蜀中名勝記》頁 8、頁 118 引《郡國志》。

② 見《太平寰宇記》（大約公元 980 年；金陵書局 1882 本）卷 85，頁 3a—b，又見《蜀中廣記》卷 66，頁 6a—b 引，唯文字略有出入。參見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頁 85—86。

③ 見《周書》（中華書局本）卷 19，頁 313；《北史》（中華書局本）卷 60，頁 2139。

④ 見《太平寰宇記》卷 85，頁 3a—b。

書引用《圖經》的記載說，從前在麗井山附近，有十二玉女從這座山汲取鹽泉，煎煮成鹽。因為這十二玉女都非常美麗，而鹽味很甘，因此，這座山便叫做麗井山。

《陵井監圖經》

這本書現在已經散佚了，但可能是公元十一世紀末到十二世紀初之間的作品。舊有的州郡名稱(陵州、仁壽郡)都在北宋期間被廢。北宋熙寧五年(也就是公元 1072 年)，在原地設陵井監；到了政和三年(也就是公元 1113 年)，又改為仙井(監)。^① 以下就是這部官方文書的部分內容，可能和前面所討論過的《陵州圖經》有關聯，甚至可能就是引自《陵州圖經》。這些內容收錄在明代的文獻裏，^② 大致包括三個要點：

(一)在漢代，有山神號十二玉女，指示道人張陵在陵上開鹽井，陵州便因陵上有井而得名；(二)陵井有一座玉女廟，又叫靈真夫人；(三)若投火到井中，便會有可怕的後果，而井泉通於江海。

三、陵井與蜀的古代神話

簡單的說，陵井傳說的主要情節是：張陵碰到了十二玉女，她們想嫁給張陵為妻。每一位玉女都獻給張陵一隻玉環。張陵卻將十二隻玉環合而為一，然後投入地中，因此開啓了一座鹽井。張陵告訴十二玉女，誰能從井中拿到玉環便可以成為他的妻子。當十二玉女進入井之後，張陵便將她們永久囚禁在井裏，並將她們的衣服藏起來。

① 見《輿地廣記》卷 30，頁 5b 暨本文注 32。

② 見《蜀中廣記》卷 66，頁 2a 及 5b—6a。參見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頁 704。

這十二玉女其實是土地陰神，後來變成鹽井的守護神。由於這口井的鹽產量非常豐富，附近地區便發展成都邑，變得非常繁榮。

當我們從地方的脈絡和區域性的角度來分析這個故事的基本主題時，我們發現陵井傳說，儘管在表達的形式上有一些不同，事實上和一些關於早期蜀地的建立與發展的神話有類似的方面。據說，巴人的祖先廩君也曾遇到一位主動向他求婚的女性鹽神。這一位鹽神並以魚和鹽做為嫁妝，請廩君和她一起分享她領土之內豐富的天然資源。但是，廩君拒絕與鹽神聯姻，繼續前往其他地方，建立自己的都城。另外一個類似的傳說則是關於神話中的蜀王杜宇娶梁氏女利的故事。據說，利曾經游於江源（江源在西北方的高地，蜀的第一個部族就是在這個地方誕生），而另一份材料則說她從江源地井中出。他們是在朱提締結婚約，而朱提在長江上游，靠近現在雲南境內的昭通縣，這裏正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銀礦產地之一。

陵井的開發也使我們想起一些早期的聖賢人物改造四川自然生態的故事。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傳說中創建了開明王朝的鯀靈和秦代的蜀郡太守李冰。李冰是一位被奉為神明的水利工程師，也知道如何辨識蘊藏鹽泉的地方。和張陵一樣，李冰也被人認為是四川地區許多鹽池（陂池）的開發者，其中甚至包括陵州的鹽井在內，而這些鹽池也因而成為當地最主要的資源和財富。^①

在這次演講的結尾，我想更仔細地檢討一下這一份古代的材料和構成陵井傳說的主要元素之間的關聯。而在最後，我會提出一些初步的結論，說明蜀人在一開始是如何看待張陵這個人物的。

^① 見《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3，頁134及注釋19；廖品龍《試論張若在成都置鹽鐵市官與李冰穿廣都鹽井》，收入彭久松與陳然（自貢市歷史博物館）編《四川井鹽史論叢》（自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5），頁46—61。

一、以占卜地或擇地設城

我們剛剛提到過,《錄異記》曾引用唐代的碑文說,張陵是以占卜的方法發現鹽井的位置,在觀察了陽山的氣象之後,告訴他的弟子說:“此山之直下有鹹泉。”此外,在《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中的張陵傳記也提到,張陵“遙見陽山白氣屬天”,便告訴他的弟子王長和趙昇說:“彼處必有妖怪。”

廩君傳說也有類似的情節。據說,在夷城(這個地方可能靠近現在湖北的恩施),廩君是在一番“投策計算”以後,才決定在這個地點興建都城。^①而根據《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張陵也是“指西北山上曰:此處可以築城。”一般來說,就像鰲靈和李冰^②這兩位早期四川自然景觀的改造者一樣,張陵,做爲道教二十四治的創立者,對於四川的自然界和鬼神世界的地理都非常熟悉。因此,根據《道教靈驗記》的記載,當張陵碰到十二玉女時,他便知道他們是“地下陰神”。

陵井傳說和古代神話可以相提並論的地方,就是關於聚落的建立,也就是聚集一些原本分散在各地的人口,在一個新的地點建立起一個有組織的社群。《道教靈驗記》曾經提到在陵井這個地方,“民聚居井傍,戶口日衆,遂置州統之。”《陵州圖經》也說,陵井“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而宋代的《茅亭客話》在敘述蠶市的起源時,曾引用一個古老的傳說,指出:蜀的第一位君王蠶叢,曾在桑林之地叢聚一批無業遊民,並在那裏教導他們蠶桑之法。^③同樣的,剛剛引述的廩君傳說也提到,廩君在夷城建城以後,他的

① 見《晉書》(中華書局本)卷120,頁3022。

② 《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3,頁132云:“冰能知天文、地理”。

③ 參見任乃強《蠶叢考》,收入《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頁327。

族人的人數便快速增衍。

二、與地方女神聯姻：奉獻天然資源與考驗宿命

在早期，這個母題的典型例子就是廩君和鹽陽女神相遇的故事。根據《晉書》的記載，當廩君他們抵達鹽陽之後，鹽陽水的女神便攔住廩君，向他說：“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稍後，這一位水神變成爲女性的鹽神。這就像《道教靈驗記》所提到的，十二玉女想要嫁給張陵的情節一樣。^① 杜宇娶女性的水神利爲妻的故事也是屬於這種類型。這個故事發生於杜宇拓展蜀的土地和財富的過程中，因此，從前後的脈絡來看，杜宇似乎因爲和地方神祇聯姻而得到朱提銀礦這筆豐厚的財富。^②

將鹽井的天然資源交給張陵和他的群眾隨意支配之前，十二玉女還獻給張陵另外一件禮物，這也就是《道教靈驗記》所提到的：“玉女各持一玉環，徑皆數寸”，而張陵則將這十二隻玉環化爲一環。玉女獻環的故事也和廩君的傳說有類似的部分。廩君、張陵兩人和杜宇不同，他們都拒絕和女神聯姻，而且都以詭計逃脫女神的糾纏。《晉書》說：

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陽石之上，^③ 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

《道教靈驗記》則提到，張陵答應玉女：誰能取得玉環便可以成爲他的妻子。這個故事情節提示我們，在這種競爭中，其實帶有考驗宿命或是“神斷”的味道。這就像《歷世真仙體道通鑑》裏所說

① 這十二玉女就是鹽神，詳見《輿地廣記》卷 30，頁 6a。

② 見《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 3，頁 118。

③ “陽”原作“陽”；見《晉書》卷 120，頁 3032。

的：“能得之者，應吾夙命也。”

三、降服地方鬼怪

廩君和張陵拒絕和地方神祇聯姻這件事顯示，他們命運的歸宿是在其他地方。廩君的故事將這一層意義表現得更清楚。例如，廩君就曾對女神說：“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我們剛剛提到過，廩君和張陵這兩個人都是以詭計回絕女神的求婚。具體來說，廩君送給了鹽神一條青縷做爲訂婚的信物，但是，當她和她的部屬後來變成飛蟲時，廩君卻藉着那一條青縷辨識出鹽神，並將她射殺。張陵的計謀則和入水的女神會喪失法力這個民俗信仰有關，也就是說，一般相信，拿走沐浴中的女神的衣服將可以使她們喪失法力。《道教靈驗記》就說：“玉女至今只在井內。”《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更進一步演繹這個觀念。在這本書裏，張陵後來又回去尋找另外一個更安全的地方，也就是焰陽洞，將玉女的衣服藏起來，並命令地方的土地神守護。在一些文明當中，這個主題會以負面的方式呈現，並且因此而和另一個民俗母題結合。也就是說，當一名男子看見一名女子正在洗澡，便必須娶她爲妻。在陵井這個故事裏，或許是因爲玉女是陰神，因此，任何人如果在井裏不小心看到她們的裸體，便會慘遭不幸。

遷移到一個場所以及讓地方神祇喪失法力，應該是一種“祓除”或“厭勝”的法術。根據《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的故事版本，張陵由於具有占卜和“地理”的知識，從遠方就已經知道陽山有土地陰神，因而告訴他的弟子說：“彼處必有妖怪，當往除之。”當然，從一開始張陵主要便是以精通法術聞名。四川有許多遺跡和地名都顯示，張陵，就像多數傳說中的英雄人物一樣，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收妖者，降服了不少地方上的鬼怪。雖然，這也是研究天師道早期歷史的一項重要課題，但是，我在這一次的演講裏，實在無法處理所

有由這個主題衍申出去的問題。在這裏，我只想討論其中的一個小課題，也就是將原來地方上的土地陰神轉化成新開發的鹽井的守護神這個課題。

法國學者對於這種轉化的法則，已經有相當不錯的研究成果。最早的研究者是葛蘭言 (Marcel Granet)，最近則有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① 根據他們的研究，“降服一名地方妖怪，接着，使他變成一名守護神”這種典範，正好標示着“儀式建構的過程”(process of ritual foundation)。舉例來說，從建立一個城邦，到設立一個地方神祠，乃至設立道教的禁壇，都必須通過這樣的儀式過程。基本上，在這種過程當中，最明顯的程序就是發誓或訂立盟約。以陵井這個故事來說，《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便說張陵“盟曰：令作井神，勿得復出，免為生人之患。”這種盟約，最早可以在《神仙傳·張道陵傳》裏找到，這也是張陵所有禳除儀式的共同特質。誓約是他和青城山以及六天鬼怪訂盟的部分內容，同時也是天師道最重要的基礎，這也就是所謂的“正一盟威”。在李冰和其他四川的英雄人物的傳說中，一般來說，也都有類似的盟約。下面所說的這個盟約，是在四川另一位玉女所居住的地點所締結的，這個地點就在李冰所建立的主要的水利工程附近。^② 《華陽國志》說：

〔李冰〕於玉女房(也就是現在的導江縣)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

在張陵的故事裏，則是囚禁玉女，使她們變成守護神，以確保能正常的出產鹽水。我們知道，中國西南方的土家族便是集體祭拜井神，^③ 就像中國其他各地每戶人家都拜井神一樣。

^① 見 Granet, *Danc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 (Paris: P. U. F., 1926) 及 Schipper, “Comment on crée un lieu - saint local,” *Etudes chinoises* 4.2(1985):41 - 61。

^② 見《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3, 頁133。

^③ 見《中國各民族宗教與神話大詞典》(北京: 學苑出版社, 1990), 頁582。

在《郡國志》或《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所記載的故事裏，作者特別強調井神原先所具有的妖怪性格，並把井神描寫成一隻毒龍。一開始，張陵用來對付這隻毒龍的法術，和李冰用來召喚岷江江神的方法相同，^① 而當他們發現這些法術無效以後，兩人都使用更具威力的手段：李冰用劍，張陵則是用符。

四、改造自然環境、創造財富

許多四川的聖賢或傳說中的英雄人物都曾致力改造自然環境。他們的工作包括：開鑿山陵以闢建運河，剷平崎嶇的地面以鋪設道路，或是堵江分水以防洪水氾濫，並做灌溉之用。我所想到的例子有：鰲靈控制洪水的事跡，五丁開闢一條貫穿秦嶺山脈的大路，以及李冰創建著名的水利工程（包括都江堰水壩和寶瓶口運河）。這只是其中幾個比較明顯的例子。

根據《道教靈驗記》的記載，張陵是將大玉環投擲在地上，那個地方隨即深陷，因此形成一口鹽井。這樣的內容，在我看來，也是“改造自然環境以創造財富”的一種舉動。此外，我想使用玉環似乎是一種“投環”的儀式活動，也許是用來祭祀地方的土地神。蜀這個地區開始使用玉環為禮器的年代，和中原地區一樣久遠。三星堆出土的樣品，年代可以追溯到商朝。傳說中，李冰祭祀江神時，便是將珪璧投入江濤之中。文獻上說，李冰“遂從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沉漬。”^②

四川古代神話所敘述的改造自然的英勇事跡，其目的都是為了開闢土地供人居住，為了避免鬼怪的侵害，並創造有利經濟發展的條件。李冰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華陽國志》說：

① 見應劭《風俗通義》，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1981），頁583—84。

② 《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3，頁133。

[李冰]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早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也就是《蜀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①

《道教靈驗記》提到張陵開鑿鹽井的事跡時也說：“天師初以茲地荒梗，無人安居，山川亦貧，不可耕植，化鹽井以救窮民。”故事裏還提到，張陵為了保護地方人民的利益而反對貪婪的稅吏，他警告官吏說：“我所化井，以養貧民。若官奪其利，千年外，井當陷矣。”這個情節使我們想起，中國西南民族的部落英雄，常常會因為政府要他們負擔沉重的賦稅，便代表他們的族人反抗秦漢帝國派到當地的統治者。

儘管一般的材料都說張陵的祖先是沛國人，但是，毫無疑問的，張陵的重要性是在於他是四川地方上的“文化英雄”(culture hero)或“古聖先賢”，而有人便因此而認為張陵其實是蜀人。^② 同樣的，也有人認為李冰也是蜀人，^③ 儘管一般的記載都說他是秦廷從外地派到蜀郡擔任太守的。

透過這幾個例子和張陵傳記中有關陵井的傳說，我希望大家都已經能夠暫時拋開腦海中對於張陵的原有印象，不要再把他當做是天師道的創始者。這不是為了要貶抑張陵做為天師道創始者的重要性。我要強調的是，張陵所創的天師道，事實上是建立在四川地區民族宗教的文化傳統的基礎之上。直到現在，這種地方上的民族宗教的文化傳統，仍然是道教許多信仰和儀式的基礎。最後，我想我應該向大家道歉，因為，這是一個關於早期道教文化的會議，而我在演講中卻很少提到道教。無論如何，關於中國文化中

① 《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3，頁133。

② 王家祐《張陵五斗米道與西南民族》，頁155。

③ 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頁134，注釋1。

道教文化的根源這個問題，我想我已經提出了我個人的看法。基本上，我認為道教文化的起源相當早，甚至早於“漢”（指漢朝或漢族）和“道教”這兩個字眼出現的年代。

作者簡介 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1952年生，巴黎大學博士，現為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法國高等研究學院客座教授。已出版多種有關杜光庭及唐五代道教研究的著作。